

經說卷七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勛 輯次

泰州劉震甲

藏

定遠方燕昭

小門人同邑嚴作霖參輯

泰州韓國勳

同邑孫增戴培元

孫百深 校宗

周禮

經說七

一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三物皆有俎注云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疏云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宗起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餽者餽朝之餘則遂以食即謂朝之食也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餽同食一舉之說信矣

以樂侑食注云侑猶勸也疏云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即是王制云天子合日舉以樂云云今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金奏鐘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或不金奏故大司樂不言之曰食當自有日舉之樂

序官卅人疏云卅是總角之卅字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案說文卅卽磧字古文注卽引此卅人爲釋據此則賈氏誤也又案鄭注云卅之言磧也然則鄭意亦不以磧與卅爲一字未審與賈意同否說文無卅字

封人設其楅衡鄭注玄謂楅設角端衡設鼻端若楸狀矣賈疏云漢時有加於犬之上謂之楸宗起案說文楸木可作牀几讀若買則此楸亦假借字也今律作柳案說文柳拂也淮南謂之桼桼亦異訓桼梅也一曰拂擊

經說七

二

禾連柳也又齊語耒耜柳芟韋注云柳拂也所以擊草者又劉熙釋名柳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搥穗而出其穀也或曰羅柳三杖以用之也或曰了了以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以柳爲楸古未之見

置其綉注鄭司農云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玄謂綉字當以爲聲宗起案此字他

無所見

說文無字典引玉篇有之

惟祭統君執紉鄭注云周禮作綉

廣韻依祭統注收入十六軫

檀弓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注

云乃雉經釋文云如雉之自經也疏云雉牛鼻繩也蓋

卽用此義

保氏六曰九數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云
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與鄭異今九章以句股替
旁要後漢書鄭玄傳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
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疑少字誤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
要七盈與贏通不足八鉤股九據此則馬氏注及賈疏所
稱今九章李氏漢書注皆以句股備其數賈氏有句股
無旁要李氏有鉤股無商功疏但言馬與鄭異未知與

經說七

三

賈同與李同也近儒

佚其人

云夕桀當作互乘案算術有

所謂同乘異除異乘同除者皆互乘也西法謂之四術
司市上旌於思次鄭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鄭司農云
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宗
起案思桴思也明堂位疏屏注云今桴思也考工記注
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二疏皆云桴思小樓也城隅闕
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又漢書文帝紀未央
宮東闕采恩災師古曰采恩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當
列垣墉之處顏氏此注雖謂之閣其實卽樓爾雅所謂

狹而脩曲曰樓是也今據司農注謂次爲市中候樓史
記天官書天市中亦有六星曰市樓則市中有樓古矣
故知思次卽桴思市亭小樓也謂之桴思者明堂位疏
云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孔疏
此說略本釋名今謂司市上旌於次以爲眾望亦欲入
市者至此重復思之故設桴思焉又爾雅棟謂之桴棟
當屋之中樓亦宜在屋中名桴或以此考工釋文浮思
或作杲思又漢書釋名皆同今案桴思謂小樓字或從
冈者據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間諸射孔婁婁然也然則
古者樓制多穿孔若冈二字或從冈蓋以此

經說七

四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康成引王制用器不中度以
下十二物申之曰餘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宗起案
經言十有二者謂於十分之中有其二也民商賈工各
居四分之一於法當言十有二又半不言其半舉大數
耳司農注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
不得資民不得畜尋司農之旨蓋謂每禁一物民商賈
工皆與焉非各有十二物明矣後鄭誤

小司徒之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遂人注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以下劑致眊注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疏云六鄉之中其家一人正卒以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二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宗起案小司徒家七人家

六人家五人乃合老者及男女強弱言之若正卒以下皆爲羨卒是老弱婦女盡起謬之甚矣卽遂地羨卒之外已不復有餘夫今考注云可任者家二人卽小司徒所謂下地可任者家二人是也故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地爲率注義甚明疏於此未解但見任二人者爲下劑又於小司徒疏撰爲上劑之說以爲正卒以外皆爲羨卒誤也

克劬謹案小司徒所謂竭作亦就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

家五人下地家一人言之非合男女強弱盡起也

籥章掌土鼓函籥司農謂函籥函國之地竹後鄭謂函

人吹籥之聲宗起案司農意取與土鼓爲類後鄭解于義爲近下云擊土鼓歛幽詩又云歛幽雅擊土鼓歛幽頌擊土鼓凡言歛幽皆謂以幽人之聲吹籥也其所吹之詩或以七月一篇或以雅或以頌七月一篇獨名詩者幽聲之本也此外或以雅或以頌皆以幽聲吹之非別有所謂幽雅幽頌者也儒者或求雅頌於幽詩或施幽名於雅頌皆忘乎幽之爲籥與土鼓爲對也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注云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旣則祠之以報焉疏云案小祝云弭

經作彌

兵災弭爲安此彌爲徧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宗起

案賈疏不欲破注義故云爾義實當據小祝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正與此經禱祠同事禱之於前祠之於後並屬彌災之祀故云彌祀也小祝文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注云郊社皆守而祀之遂引彌災兵之文爲說於此獨以徧釋彌偶未審爾又案左傳定四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豐鼓說文云祓除惡祭也今謂祓與彌聲同當是一義

地官司救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注云

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衰惡之狀著之背也大司
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
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鄭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
方版著其背宗起案此二注蓋據漢法言之竊謂明刑
卽象刑也書曰方施象刑惟明荀子正論篇曰世俗之
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邪則
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
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
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謂荀子此

言義未有盡周禮司寇職有五刑又有明刑先於圜土
施明刑以恥之能改則反於中國不能乃加五刑焉治
古之世固不能無觸法而能知恥卽改雖有肉刑無所
用之故曰無肉刑謂不用之也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此言蓋得其實
所云上刑不必大辟荀子引世俗之說謂五刑皆象刑
宜無解於殺人不死之難也班固引荀子之言有云書
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此蓋班氏增飾之
語其書明云象刑起於亂今未嘗謂象刑卽是典刑但

其意不以象刑爲是爾自班氏以前解象刑者並無異說僞孔傳多依傍班氏而小變之始變古說鄭氏不以尙書象刑釋周禮明刑者蓋以象刑爲唐虞之制故白虎通引傳曰五帝象刑三王明刑可知當世儒者皆以爲三王之世無象刑但所謂明刑者卽指言五刑之屬緣白虎觀議禮時習周官者尙少不知周禮五刑外別有明刑鄭氏此注旣知明刑必非五刑又信諸儒謂三代無象刑遂舉當時所見之法以釋經施大方板於背經傳未有其制云去冠飾蓋爲近之今謂此經明刑與

表記衣服以移之皆三王不廢象刑之證但此明刑專謂象刑記之所謂則兼有五等章服及尙書大傳所謂古有命民得飾車駢馬衣文駢錦及象刑之屬凡勸勉愧恥之服皆是也移之之移與郊特牲以移民也樂記移風易俗同義鄭注讀爲汜移之移訓曰廣大亦未當衣服以移之義已別見禮說

大司寇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鄭注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疏不釋任字義宗起謂此與友以任得民及孝友睦婣任卹詩仲氏任只之任

皆同義禮記儒行云其任舉有如此者楊雄答劉歆書云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穉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又舊唐書薛登傳上疏曰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亦與此任同保任之法周禮施於刑人後乃用諸薦舉耳漢書儒林傳云喜乃不肯仞與此事別而義略近仞與任蓋通用字

考工記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刮摩之工五玉櫛雕矢磬櫛氏與雕氏並闕輿人下復有輞人之職而無其目案爾雅玉謂之雕玉人之職正以雕爲事不應

復有雕氏之官又故書雕或爲舟疑舟卽輞之省又輞人職云一者以爲媯也注云無節目也二者以爲久也注云堅刃三者以爲利也注云滑密媯與利滑皆刮摩之事或刮摩之工誤屬攻木之工也又記云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亦可作輞誤爲雕之證

考工記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黼鄭注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分分之二十二依疏言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則一黼之積一千零三十六寸八分除去千

寸實少三十六寸八分二升之積三十二寸四分餘四寸四分不足一升今以通分法計之是爲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再折之爲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故鄭注云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疏義未了

又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鄭注未明言積實之數宗起案一豆之積六十四寸八分以一寸約之則脣深一寸方八寸子一豆少八十分升之四一升之積一十六寸二分以三寸約之則耳深三寸廣二寸五分積一十八寸七分半除一十六寸二分多一百

經說七

十

六十二分升之二十五分半也

矢人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與鄭司農云欲其色如與也疏云義取堅實案堅實義搏與重足以該之說文直字古文作與與與與形最近或古文直也

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云豆當爲斗本馬季常說案儀禮正獻之禮一獻一酢一酬若旅酬則鄉飲鄉射特牲有司徹皆一舉燕禮大射皆四舉三酬非禮制也疑一豆之豆無庸破字一獻而三酬一謂爵三謂觚

依注言以一升獻以三升酬也

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如此注則萬夫之地一川九澮八十一洫七百二十九溝六千五百六十一遂考工記匠人田首謂之遂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疏云爲井田則一同爲一澮如此疏則一同九萬夫之地一澮九洫八十一溝七百二十九遂以遂人萬夫之地與匠人九萬夫之地較之其稀闊懸絕案賈氏之意蓋謂兩同之間有洫兩井之間有溝故謂一同唯一澮竊疑井間謂之溝者一溝之長適竟一井成間謂之洫者一洫之長適竟一成同間謂之澮者一澮之長適竟一同依此計之則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地溝澮之數與遂人萬夫之地適等其稀闊尙不太遠賈氏之說似未可信

儀禮

儀禮篇目始於冠昏卽荀爽傳所謂禮始冠昏先正夫婦也據此則漢人所謂禮皆指儀禮

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於序端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

上答拜鄭注云崇充也言惡酒相充實鄉射禮注云謝惡酒相充滿也宗起案此告賓以將行酬爾既獻矣恐賓未充因行酬以充之故曰崇酒若謂謝獻爵之酒惡當於獻賓後不當於受酢後也

經凡言袒無不肉袒者惟鄉射禮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君袒朱襦以射大射禮公袒朱襦則非肉袒謹案鄉射禮記云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明目君以下凡言袒者皆肉袒也大夫袒纁襦鄭注不肉袒殊於耦明大夫以下凡言袒者皆肉袒也

經說七

七

大射儀其南鐘其南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案下文尊士旅食於西鑄之南則此鼓不得在鑄南又上文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此不宜東鼓當是一建鼓在其東南鼓東南二字誤倒耳注云鞞不言東鼓東字亦是後人據誤本經文所改下文尊士旅食於西鑄之南疏云前設縣時鑄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鑄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而云鑄南者遙繼鑄而云必繼鑄者樂以縣爲主故也遷就之說不足辨蓋作疏時二字已誤也

朔鼙在其北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案禮投壺有魯鼓薛鼓之節鄭注云圓者擊鼙方者擊鼓今考魯薛二鼓凡八節始終皆以鼙然則作樂者不獨以鼙始亦以鼙終周禮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鼙蓋鼓之長也

祀日月有異禮祭法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而覲禮云出拜日於東門之外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隨又云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云此謂會同於夏秋冬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蓋祭法主

祭日月故於東西覲禮禮曰禮月主祭天地故於南北

也

克劬謹案祭日於東西當與虞書賓餞同義

喪服小功章從父姊妹孫適人者鄭注於從父姊妹四字下注云父之冑弟之女於句末注云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宗起案大功章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緦麻章有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與此皆一例此章無姑有孫與前後兩章異者父之冑弟爲從父父之姊妹爲姑別無所謂從父姑故此章獨無姑前章有女子子此章有孫後章不及曾孫女曾孫適人爲服所不及

爾餘皆一例也鄭於從父姊妹下作注是於字下詮釋之法非於此斷句也後言女孫在室亦大功云亦則兼有從父姊妹矣明在其室俱大功適人俱小功也疏誤會注意遂於上四字斷句釋言經於從父姊妹不辨在室及出嫁非經注義也

克劬謹案張稷若亦作一句讀得此申說乃詳

外祖父母條傳曰以尊加也從母條傳曰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今案總服章外親之服八曰外孫曰甥曰壻曰姑之子此父族也曰舅曰舅之子曰從母弟弟此母族也曰妻之父母此妻族也今以例推之妻族每

降於母族一等故外祖父母服小功妻之父母則降而服總姑之子舅之子相爲服總妻之舅弟與姊妹之夫則降而無服此妻族降於母族也母族每降於父族同姓者二等故祖父母服期外祖父母則降而服小功爲二等古者男女異長故世父叔父與父爲類從母與母爲類世父叔父服期從母則降而服小功亦二等舅之與母猶姑之適人者於父姑之適人者服大功舅則降而服總亦二等從父舅弟服大功從母舅弟舅之子則降而服總亦二等此母族降於父族也姑之子與外孫

雖父族以其爲外姓故亦同於母黨姑之子降於從父
舅弟外孫降於庶孫亦二等至於甥與壻皆報服卽以
爲我服者服之他無所準故自外祖父母至於舅之子
皆是正服舅之降而服總猶姑之降而服大功也舅之
服降於從母舅之子不降於從母舅弟者制服各有所
準且姑之子舅之子不得相爲服也而傳乃以總爲
外親正服謂小功爲加服似誤克劬謹案經文父在爲母三年鄭注尊得伸也是鄭亦無異詞也母降於父則母族之降於父族實宜原本經義逐層例推義自可據舅氏悔廬張先生議之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傳例秩然無庸爲此鑿空之談蓋當時以學問相規

經說七

十五

往往互相訾議然以原本經例爲鑿空則無往非鑿空矣且謂以尊以名則外祖父母之尊與祖父母等從母名與母類俱從期降爲小功仍是二等也

尙書疏引異義詩葛藟春秋桓六年正義並同載戴禮尙書歐陽說九

族有云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

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今喪服母族之服有六

曰外祖父母曰從母曰舅曰從母昆弟曰舅之子若據

此疏所引舅與舅之子是母之父姓一族也從母昆弟

是母女昆弟適人者一族也母之母姓惟外祖母一人

無所謂母之母姓也通典引母三族云母之父母爲一

族母之昆弟爲一族母之女昆弟爲一族而不及舅之子與從母昆弟惟白虎通云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昆弟子爲三族也復釋之曰母昆弟者男女俱在外親故合言之也說與喪服合其說妻族二亦止云妻之父妻之母而正義云父姓母姓今喪禮妻族亦惟妻之父母有服則疏說不足據矣

士喪禮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注云卽位在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疏云至小斂後始就東

階下西南面主人位宗起案此疏蓋據小斂之後主人拜賓卽位踊鄭注位是東方位故知小斂後始就東階下主人位謂注意當然也今謂此經自始死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以至於殯主人升降皆自西階不忍由主人之阼階也而小斂後得就東階下主人之位者蓋以此主人當是其父存時行禮之位亦在堂東階下非若升降阼階儼然爲主人故就東階下不嫌也斂龔以前主人之位在中其出也以君命不以拜賓旣拜當卽入室惟主人此時有舉必哭拜賓之後當有

卽位而哭之禮因自西階升遂在西階下爲哭位從便也故經先云卽位明拜畢當有哭位又云如西階下明非主人位也注說非是如注說雖小斂後亦不忍卽位東階下何獨此時爲然禮記奔喪篇云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又云降堂東卽位彼用始死禮亦無卽位西階下之事也

經說卷八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 劬 輯次

泰州劉震甲

定遠方燕昭

小門人同邑嚴作霖參輯

泰州韓國勳

同邑 孫婿 戴培元

孫 百 深 校字

論語

經說八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集注用包氏所引一說取孟子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為義不為無稽然案禮坊記有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文與此極相似義亦當同

女弗能救與注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宗起案周禮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鄭注云救猶禁也據此則誅讓亦謂之救蓋欲冉有諭禁之也

曰使民戰栗與桓公殺公子糾章曰未仁乎文義正同

上述其事而下斷以己意故記者加曰字以別之
管氏有三歸案管晏列傳有三歸反坫正義三歸三姓
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百乘之家宗起案依鄭注所云成方十里出一乘百乘
則地一同方百里恐諸侯之大夫不得有此地今案小
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蓋以家一人計之每
乘七十五人其餘將重車之七十五人不在此數故包
氏約之十井八十家出一乘以此計之百乘之地方三
十三里少半里也注所計蓋出賦之法出賦不得家出
一人又出羨卒將重車明矣

經說八

二

予有亂臣十人馬氏曰亂治也宗起案魏志杜畿傳語
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義正與此同依說文字當作爲
達巷黨人鄭注達巷黨也案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昔
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當卽指此

鄉黨儀制江氏慎修詳考禮經爲之圖說其言深衣之
裳制曰前襟後裾用布四幅正裁爲八幅每幅去邊得
九十八幅計七尺二寸以合深衣三袂之文其兩旁以
布二幅斜裁爲四幅每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兩旁各

去一寸遂成角頭每幅兩邊各去一寸得一尺八寸四幅亦計七尺二寸以合縫齊倍要及要縫半下之文其說甚巧今更爲申之曰深衣篇云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若如舊說每幅交解角頭在上寬頭在下則下齊兩旁必上曲而圓不能應平矣所可疑者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明是六幅皆斜分有殺且裳本六幅如江氏說則以兩幅斜裁可矣其四幅正身之衣何取先裁之而又縫之乎仍當闕疑未可遽信也

江氏又引衽當旁而說之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

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不交裂也今案裳幅交裂各得二幅每幅仍各有兩邊其一邊不當交裂之處上下皆直形與小要不類其一邊交裂之處乃類小要因指此一邊謂之衽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此之謂矣經云衽當旁者言其交裂之處各向兩旁使其中縫得如繩直非謂衽在裳旁也舊說固自無弊

江氏所圖帷裳之衽其形制見喪服記注其說本玉藻疏所引皇氏熊氏二家之說

江氏於帷裳所繪細紋卽是褻積禮書於喪服裳所繪紋卽是喪服褻積喪服記云幅之衿注云衿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褻積無數

江氏繪朝祭之服爲直領當卽因朝祭之衣皆正幅故知其爲直領也繪深衣爲曲領蓋卽因衣與裳連裳旣六幅相連衣領自不得中開也此於聶氏陳氏朱子舊圖當已有作如是形制者故江氏別無考訂之說若於經注自曲衿如矩外似別無所據

又案爾雅衣皆謂之襟郭注云今交領也蓋卽深衣之

經說八

四

領又見釋名及顏氏家訓

江氏論深衣之裳一邊前後合一邊兩衿不合別有曲裾連後衿者卽遵用孔鄭所解續衿鉤邊之義

江氏論喪服之縫在外者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又云若齊裳內衰外今案削幅以縫言衰皆在外裳則在內也

回也其席乎屨空集注言數至空匱也今案顏子素空

數字義無著說文婁空也當從此訓克勛謹案詩式居婁驕莊子牛馬維

婁餞已者而柔焉屨皆作婁知屨與婁古本一字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集注幾期也案文選東京賦一
言幾喪國薛注幾近也義似較勝

君子固窮注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宗起案文選卷
二十二注引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據此則秦以
前有此語

漢書禮樂志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

變亂正樂以說婦人樂官師寃

疑摯之誤

抱器而犇散或適

諸侯或入河海注曰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
有國名也古今人表太師摯以下八人皆列於殷末與

經說八

五

膠鬲微仲同時師古曰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犇走分
散而去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蔡邕傳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
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注云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
據又注引論語鄭注作子貢曰蓋字之誤也小道鄭注

如今諸子書也

亦傳注所引

此云小能小善義更圓足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宗起案此猶云何者當
先何者當後即下所云區以別者是也云後倦者在後
即是倦集注謂非以其末為先非以其本為後是未得

經義而強爲之說者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
誣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據蘇說則憮有憮義義亦
得通

夫子之牆數仞包注云七尺曰仞孟子趙注云八尺曰
仞據說文仞字注云伸臂一尋八尺則說與趙同也

堯曰篇集注履蓋湯名說本孔注孔曰履殷湯名又曰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白虎通姓名篇湯生於夏世
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爲子孫法耳本
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又三軍篇曰故論

經說八

六

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
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三正篇並同惟皇天上帝引作
皇天后帝爲異

孟子

願比死者一洒之案比猶合也言合此所死者之恥而
一爲洒之下言一故上言比也

微子微仲太史公殷本紀但云長子曰微子啟案微仲

見於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

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克劬謹案史記亦曰微子
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

家語微子弟仲
思名衍亦名世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集注皆鄉學也或疑其說無本案史記儒林列傳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集傳蓋本此

六國表或曰收功實者長於西北故禹生於西羌湯起於亳據此則皇甫之論毫非也

六國表集解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案今孟子文無此殆其外書

遷於負夏集注云諸馮負夏鳴條皆東方夷服之地遷

經說八

七

無注宗起案舜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云尙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據此則遷爲懋遷有無之遷宜補注又集解引鄭玄曰負夏衛地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今案恕者恕然忘之是疏之之意我竭力耕田以下所謂若是恕也盡己之道而不見親愛我無憾焉此與朋友之道故爲恕先言不若是者猶詩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之類論語子貢曰無以爲也文義正同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案此亦孟子之言非古語也蓋象不得有爲有似於放故或謂之放而實非放之謂也然則奚謂則欲常常而見之之謂也舜之使吏治其國本有二義一則使象不得暴彼民一則欲常常見之或人止見其一孟子推舜親愛之心知其意尤重此故曰此之謂也趙注謂常常而見以下乃尙書逸文亦是臆度之詞

王順長息案漢書古今人表有王慎在中上等於長息前

微子紂庶兄王子比干紂諸父而孟子曰以紂爲兄之子或疑其誤今案曲禮以兄弟與姊妹女子子對文則古人措語固有如此者又尙書金縢周公冊告大王季文王而其詞但曰乃元孫亦此例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趙注山之嶺有微蹊介然案漢書杜欽傳云穰侯昭王之舅也權傾一國威鎮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以間與介然連文與孟子文義正同集注於間字絕句非是

爾雅

釋詁命令禧咍云云告也注禧未聞正義云說文徐錯

本云禧禮告也案今所傳錯本實作禮古或可據爾雅校作告案禧通作釐漢

書文帝紀祠官祝釐謂禮告也宗起案如清曰釐福也

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今誤作福假

借用耳據此祝釐之釐義自為福受釐宣室足據也少

牢禮來女孝孫注讀曰釐釐賜也

釋言自造瘡也至孺屬也次序悉順毛詩惟猷肯可也

務侮也次序略倒克劬謹案作此說蓋疑有後人竄入處也

宜肴也宗起案宜卽鴈宜麥之宜鄭注云言其氣味相

經說八

九

成肴从爻亦言氣味相成也說文諧聲多兼指事會意故詩弋鳧與

雁云與子宜之

說文欄重衣貌引爾雅曰欄欄禛禛臣鉉等曰說文無

禛字爾雅亦無此語今案爾雅釋訓委佗佗美也釋

文委委諸儒本並作禛於宜反禛與欄蓋形近之訛禛當

作佗說文無禛字有佗字唐左反篆文吏與佗亦形近或

由袍誤袂後人復加貝也欄欄佗佗當卽爾雅之委委

佗佗又釋訓僂僂洄洄昏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洄本

作欄邵氏正義據此謂說文所引卽僂僂洄洄之異文

義亦近是

釋器黼領謂之褾宗起案呂氏春秋忠廉篇宏

避寫字演

曰臣請爲褾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高注云褾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爲褾者也又漢書敘傳幽通賦曰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褾而內逼此皆訓褾爲表然則黼領謂之褾者謂領緣也黼疑與輔通

釋天北極謂之北辰正義云周禮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宗起案後漢書康成本

經說八

十

傳及孝經疏所引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並無爾雅今謂此鄭氏月令注也月令以其皇天上帝其注正如此周禮疏偶脫月令二字爾邵氏據此爲說誤矣

黃憲傳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注引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案爾雅釋文云汎音軌詩云有冽汎泉今人讀爾雅詩經則從陸氏音讀後漢書則依李氏音疑李或由傳寫之訛陸本不誤

釋草萑菴郭注今菴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詩正義曰李巡曰臭穢草也陸璣疏

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
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
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云茺臭穢臭穢卽茺蔚也

釋木椒檄醜菜注云菜蔓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

菜菜釋文蔓所畱反又所于反案今本蔓並誤作莢克

謹案蓋因鄭下注有似菜
莢之文而誤不惟形近也邵氏正義題亦作莢而無釋

蓋未審菜蔓卽釋菜也或曰菜蔓或曰菜菜別國通語

又本篇櫟其實椽注云有椽橐自裏案菜蔓蓋與椽橐

義略同

經說八 十

又釋文菜字下引說文云檄椒實裏如表也案邵氏據

今本說文引作裏如表者宜據釋文訂正

釋蟲土蠶與果蠃乃二物鄭氏中庸注云蒲盧蜾蠃謂

土蠶也說文螻字注亦云螻蠃蒲盧細腰土蠶也惟陸

璣草木疏云果蠃土蟲也似蠶而細腰似得之克劬謹
案本經

郭注亦止云細腰蠶
不云土蠶說與陸合

經遺說稿本篇題如此蓋外篇之屬非補遺也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 劬 校錄

八卦逸象乾為人履卦為遠遯卦為揚為王夬卦為牝牛坤卦

坤為牝履卦為虎履卦為邦國豫卦為自頤頤卦為牝牛坤卦

離卦為康晉卦為用晉卦為自邑夬卦為邑井卦為喪離卦

震卦為身艮卦為事小過卦為亂既濟卦震為馬坤卦為侯震卦

屯卦辭又豫卦為動起蒙卦為行坎卦為告夬卦為咥震卦

震卦為行人艮卦為征歸妹卦為音小過卦巽為長木大過卦

為繩為緇井卦坎為經蒙卦為獄噬嗑卦為疾復卦為艱震卦

明夷為恤井卦為棘震卦為大川渙卦離為明噬嗑卦

卦為見蹇卦為鶴中孚卦為飛鳥小過卦艮為童蒙蒙卦為求蒙卦為瓶井卦

為尾履卦為多晉卦為庭夬卦為廟萃卦為小狐未濟卦

兌為妹歸妹卦

國策齊策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名者必

以驕者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

必握明閔齊攸注禍必握禍隨之如手之握案此逸文

也握卽其刑劓之劓

禮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疏云此易繫辭文也大戴禮禮察篇所引同又劉向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李善引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顏師古曰易無此語後漢書范升引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李賢注今易無此文也王應麟程迥朱載堉

經遺說

二

皆云通卦驗文愚案自二戴記及司馬東方劉范諸人並引此文似非出於緯書而信緯書者將又謂緯書不始於哀平間矣但孔疏以此爲繫辭文不知何據也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杜注二易

連山歸藏

皆以七八爲占

故言遇艮之八疏云賈鄭先儒相傳云耳今案晉語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據此所引卽是周易彖辭非二易明矣孔疏又伸舊說云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

今本無周字

並

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今謂穆姜
司空季子舉周易者以二易別有占詞故析言周易耳
若謂二易占法必異周易則二傳不得止云八以別之
有如占周易者止云艮之六知所占當是何爻也今謂
易以變爻爲占若爻象不變及二爻變以上又無所適
占則仍占彖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然則八卽
彖也獨舉八者易大傳曰卦之德方此其義也晉語貞
屯悔豫皆八也者蔡九峯釋貞悔有二義謂此以遇卦
爲貞之卦爲悔其說本朱文公頗足
信以二傳推其例狐偃止云泰之八不及之卦當是無

經遺說

三

變爻而占本卦彖辭穆姜所占艮之隨變爻五而占之
卦彖辭重耳所占貞屯悔豫變爻三而占兩卦彖辭以
此例之變在三爻以內及不變者象與本卦爲近則占
本卦變在三爻以外者象與本卦爲遠則占之卦三爻
變者動靜相半在內外之間則占兩卦故曰皆八也
漢書律厯志云易九尾曰初入元百六陽九也次三百
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尾百六之會者也次四百八十陽九
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
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案文選注

亦引孟康此注而字有訛脫以漢書本爲正九尾卽易傳篇名錢詹事推三統厯術疑九尾爲无妄之誤亦非也九尾卽謂入元陽九次陰九陽九次陰七陽七次陰五陽五次陰三陽三者也食貨志王莽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孟康所引似此

書疏云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案此卽兩漢相傳之古文尙書疏欲伸梅賾之書故以兩漢之書爲張霸所造其書

經遺說

四

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共九篇一大禹謨二

益稷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

八伊訓九肆命十原命十一武城十二旅葵十三冏命

二十二十一凡十六卷九共一卷二十四篇也又謂鄭玄未

見梅書厯舉所注書序舜典五子之歌等篇其徵引與

梅書不合處此正見鄭氏曾見古文逸篇非之適足以

信之矣

劉歆引今文秦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城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秦誓秦

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謹案劉歆是曾見中祕古文者則所引卽是古文非今文也馬云十六篇無師說是馬亦曾見逸篇者竊疑其既見逸篇而於泰誓猶有疑辭則似於漢人所傳之古文亦有未盡信者

詩載驅箋古文尙書以悌爲圉圉明也疏云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圉之事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圉故鄭依賈氏所奏從

定爲圉於古文則爲悌據此可知唐人親見鄭注古文尙書鄭氏所注亡逸篇目具在其書此書既傳至唐則當孔傳古文初行之時鄭氏此書方盛行於世其篇目本是不合傳孔傳古文者方以鄭氏所注亡逸未得其實所見非真古文用僞撰之書故異於鄭以自顯而本朝惠氏及王鳴盛乃據篇目不合攻之未得其要也

僞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傳云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蔡傳用劉侍講說云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曰昏墨賊殺蓋謂治以貪以敗官之刑故曰其刑墨也宗

起謂此文本出於周禮周禮大司寇之職四曰官刑又
條狼氏有誓大夫誓師樂師誓大史小史之刑正所謂官
刑也其誓小史曰墨案小史所掌詔王之忌諱故此文
放而爲之謂臣下不匡其刑墨也

梅賾上古文尙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
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據漢書律厯志
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餗
于周廟師古曰今文尙書也宗起案此所紀時日與逸

經遺說

六

周書世俘篇同孔晁注逸周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
已成故也今謂其說於義無取據白虎通征伐篇云還
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假于
祖禰不言告于天知不告也依此知庚戌燎于周廟爲
告至也告至故不及天辛亥祀于天位乙卯以庶國祀
餗于周廟告成功也作僞古文者未審先後兩祀周廟
於典禮何當因合兩祀爲一恐人議其後故變其日辰
以亂之

白虎通卷一引書亡

克劬謹案此讀作無

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盧

抱經校云書亡

克劬謹案讀如字

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佚

有此文蓋後人誤竄入之今案漢書翼奉傳注引亡逸

之篇曰烏庠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酌於酒德哉其文在

今書無佚篇師古正引作亡逸白虎通亦猶是也

尚書大傳有輯本內具略說篇今其說多散見於他書

所引周禮大行人疏引書傳略說云天子大子年十八

授孟侯檀弓疏引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

王制疏引云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儀禮士喪禮疏曰

書傳略說云夏后氏教主以忠為今書傳所無鄉射記

經遺說

七

注引習射澤宮之事止云尚書傳文心雕龍引堯典觀

美之語不明所出今皆在略說篇朱氏經義考有無名

氏書傳略說列於荀爽尚書正經之後王肅尚書駁議

之前或朱氏未及詳考不知其為大傳也

逸周書度邑篇曰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獲盧氏校本引

惠氏棟

云饑與幾同饑讀曰冀今案饑者望之切也詩

曰怒如周飢冀與望同義惠說恐非是

克劬謹案幾之言冀若漢書雋

不疑傳幾以得富貴師古謂幾讀曰冀之類論語若是其幾也亦可從此讀至於農饑望獲語勢本順必欲從

饑轉幾又從幾轉冀則穿鑿矣

又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乎不淑兌天對
遂命一日維顯異弗忘案兌同攷爭奪正字也說文引
書曰攷攘矯虔正作攷兌天對卽尙書微子所謂攘竊
神祇之犧牲牲是也對卽對揚之對祭祀者所以對揚
天帝紂乃攘攷之不淑之甚所以遂命於一日遂命猶
云畢命又升汾史記作升幽蓋一聲之誤張守節謂卽
三水縣之幽原固盧紹弓謂是襄城之汾丘去商邑亦
遠當求之於近朝歌之地下所云南望過三塗北望過
嶽鄙乃至於周之言非升汾時語也所云亦不足證

經遺說

八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其書
則亡案書序及逸周書皆無此篇名準前引召誥後引
洛誥例定是書篇蓋又在逸書之外故班氏謂之古文
也或引以釋言者如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尙訓
纂之類並以篇名書也

宋翔鳳謂逸周書稱解淮南子稱訓爲世儒之誤當稱
篇其稱訓解乃高誘孔晁作訓解時所題余案毛詩首
題周南關雎訓詁傳與此正同蓋古人作訓與本書另
行故篇題若此今稱乃後人合之未改其篇題也考史

記周本紀集解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云云
索隱曰度邑周書篇名又張守節史記正義錄周書諡
法篇末題云以前周書諡法是唐人引書猶未加解字
韋昭注國語序稱國語解序國語不名解也又案書序
有云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作大開小開二篇作
大小開武二篇作武順武穆二篇作和寤武寤二篇皆
止言篇不言解其不得以解繫書亦明矣且古今文尙
書不稱解逸周書何獨稱解邪

淮南訓闕

白虎通引禮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

經遺說

九

慈惠愛民諡曰文剛強理直諡曰武案大戴禮有諡法
篇見通典今逸通議所引蓋此也剛強理直舊作強理
勁盧紹弓據史記正義所引周書諡法改正逸周書諡
法有文武無堯舜二諡又史記集解引諡法堯舜二句
外又多受禪成功曰禹句並周書諡法所無左傳昭二
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正義曰諡法外用情曰
貞此與析朱鉏皆生諡亦周書所無也

大小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正義
云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案呂氏春秋下賢篇云文王造

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據此知鄭所引傳蓋古義也

漢書王吉傳上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

道中心愬毛詩作怛師古云愬古怛字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

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案釋文瑯琊序錄

瑯琊王吉傳韓詩則知此韓詩說也毛詩說略近

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

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高注云此逸詩也今

謂此蓋詩說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班孟堅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宋歐陽修曰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案如孟子之言則詩亡謂變雅不謂變風也歐陽氏之說卽本此爲義朱子集傳謂有頌康王之詩意與班同蓋班氏謂成康以後德無可頌故頌聲寢非謂康王旣沒無頌康王之詩也詩周頌譜疏云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云云今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康王以後

仍有其頌第不列於今詩耳

春秋通名史記漢書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篇內有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及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仲尼思存前聖之業故與左丘明觀史記逸周書有史記篇序云穆王思保位維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案此史記之名最初見者又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據此則春秋之名亦不自魯

經遺說

十一

始矣

克劬謹案稱國志序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是傳亦稱史也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別有經十一卷原注

云公羊穀梁二家知此十二篇當是左氏經又律厯志

引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

氏鳥名

當有闕文

何故云云所引皆左氏傳文則世經又即

左氏經矣

大禘名義後漢書張純傳純奏曰禘之為言諦諦定昭

穆尊卑之義也說文禘帝祭也字典禘從示從帝蓋帝

祭之稱宗起謹案帝亦諦也見說文及後漢書然則帝

祭卽諦祭張純之說信矣

兄弟不相爲後見於經者非一義詩魯頌云令妻壽母此魯僖公不後閔公之證若後閔則閔無妻僖不得有母矣公羊傳僖公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此公羊義不以魯僖爲後魯閔仲嬰齊後歸父者魯人之失禮穀梁桓公元年傳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此穀梁傳義子可繼父弟可繼兄不必爲之後也禮曾子問篇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

經遺說

十一

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序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今以宗子之義推之繼爲君者可知祭義篇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以此推之魯僖乃閔公兄而爲之後是諸侯無兄也且先考之子而已復子之是亦無父也儀禮喪服期服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

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據此君雖受國於曾祖不易其父母祖父母之名與服此孫不可以禰祖之明文也孫不可以禰祖兄何以禰弟其義自明漢書西南夷傳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此見漢文帝不後惠帝亦其義也

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禮王制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皆與海對舉蓋西北地多沙不必指一縣言猶東南之海不可指一縣言也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司馬彪郡國志張

經遺說

七

掖居延屬國居延縣有居延澤古流沙案居延澤今居延海在今甘州府張掖縣東北塞外集傳謂餘波入於流沙指此是已然不足以盡流沙之地班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郡國志劉昭注敦煌郡引舊記云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晉書張軌傳駿分涼州西界三郡置沙州元和郡縣志前涼張駿置沙州蓋因鳴沙山爲名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高居誨使于闐記曰瓜州本漢縣屬敦煌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據此則鳴沙山卽沙州居誨旣以爲禹貢

之流沙集傳又引杜佑說云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則
流沙又在敦煌郡矣弱水餘波所入自必是澤古文固
可信而高杜所指又確有其地知張掖之居延不足盡
流沙也水經注河水二引段國沙州記曰澆河西南一
百七十里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
極大陽川望黃沙猶若人委干楠於地都不生草木蕩
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其地蓋去鳴沙
山不遠高居誨記又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
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

經遺說

十四

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
黨項牙也然則自沙州鳴沙山以西其沙正廣禹貢王
制俱統舉其地集傳注弱水特指餘波所入之處非謂
流沙盡於張掖之居延也克劬謹案地理今釋流沙在
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
延鄜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畿南北千餘里
東西數百里是其為地廣矣居延一縣固不足於容之
且云在居延澤以北知非即居延澤也云西至廢沙州
知沙州以外諸沙仍不在其內也斯不得指居延一縣
之沙以為禹貢王
制所云盡於是矣

月令疏引異義云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

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太元元文三八爲木藏脾四
九爲金藏肝二七爲火藏肺一六爲水藏腎五五爲土
藏心說文心土藏在身之中是皆古尙書說也而異義
又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
腎水也鄭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
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劇則死說皆與古
尙書異說文心博士說以爲火藏又腎水藏也肺金藏
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其於心下仍用古尙書說而附
博士說爲或說至肝脾肺腎遂用今尙書說亦是說文

錯互處今詳釋名肝五行屬木白虎通肝木之精也故
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故肺象
金色白也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故心象火色赤而銳
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腎者水
之精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
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
肝者木之精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
心之候心者火之精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口者脾
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

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義同今尙書說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歲土太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此則兼言剋制義亦與今尙書說同後世醫家無不本此施治者疏引古尙書說殆不足據

劉孝標辨命論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李注引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

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起興言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案春秋穀梁傳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棊楚謂之跣衛謂之輒公羊傳曰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何注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僵不逮人倫之屬也據此則惡疾不皆不通人道詩歌芣苢止取臭惡爲興孝標采之未爲害義也仲尼弟子列

傳伯牛有惡疾淮南子精神篇曰冉伯牛為癘論衡刺
孟篇亦云伯牛為癘是伯牛之惡疾為癘先儒舉無異
說同時有據孝標此論謂伯牛不通人道者故辨之克
謹案癘之為疾本由溼熱熏蒸氣血敗壞而成芣芣薛
君以為澤瀉正屬去溼之艸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采
芣芣以治之即謂詩說所云惡疾為癘亦無不可乃轉
因薛君有人道不通一語遂謂惟此為惡疾牽合以誣
伯牛何其謬也

或疑天左旋日月右旋之說謂天自東轉西於左旋義
無當當從朱丹溪說天運起於北方子位自北而東故
曰左旋此說不然也儀禮士昏禮筮人許諾右旋注云

經遺說

七

東面受命北行即席又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
門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據此二注皆以
自右還而左者為右還是古義如此蓋主於人之左右
手而言還其左手則謂之左還還其右手則謂之右還
人身左右還之名既定因即以論天象爾晉天文志
載周髀家說謂之左行右行又謂之左迴右去則不得
不以丹溪之說通之若左還右還之義則經傳中自有
定位不可易也

易屯六三即鹿无虞王肅本鹿作麓虞翻曰艮為山

足稱麓案詩早麓本亦作鹿魏受禪表書陳納于大鹿
鹿麓二字蓋通用

需九二需于沙釋文沙鄭作沚案詩疏引鄭注沙接水
者說文泚沙或字沚蓋泚之訛也

釋文又於其行次且次字下云說文及鄭作𨇗七私說

文倉卒也今案說文𨇗𨇗行不前也𨇗𨇗也與釋
文所引別本次且二字正同馬融王肅並同此義說文
別有𨇗𨇗二字下云倉卒也陸氏乃以鄭本作𨇗謂說
文亦作𨇗似誤

經遺說

六

習坎本亦作埒京劉作飲案毛詩坎坎伐輪兮石經魯
詩作飲知坎飲古本通用以例埒字亦當通用也

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釋文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

同案漢書百官公卿年表太子官屬有先馬如淳曰國

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或作洗也司馬彪輿服志

陸士衡答賈長淵謚詩並作洗馬易傳劉瓛悉殄反王

肅韓悉禮反並作洗是古字作先作洗者魏晉後也

周易音義日中則昃孟作稷盧抱經考證云案稷古與

昃通用穀梁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左氏作

吳隸釋堯母碑

隸釋名盛陽靈臺碑

曰稷不夏卽曰吳不暇又郝

閻碑劬勞曰稷兮費鳳碑乾乾曰稷皆同今案隸辨載

造橋碑云

關二字

曰稷稷又作稷皆通字也

繫辭釋文不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盧氏考
證置德古通用大戴禮哀公問五義云欲行忠信其心
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不德

說文犧宗廟之牛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今案易釋文
包犧字又作羲孟京作戲說文彙讀若慮羲氏據此則
犧古通用羲及戲也漢書五行志引易曰炮犧氏之王

經遺說

十九

天下也說文瑟庖犧氏所作弦樂也又自記古者庖犧
氏之王天下也此皆後人誤改庖亦誤也

禹貢大野旣豬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澤藪曰大野爾雅
釋地魯有大野廣雅釋地有都野蓋卽大野之轉音也
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
埜縣大埜澤在北俱作大野自漢及唐其地常置鉅埜
縣鉅固有大訓實與都爲四聲輕重音也水經濟水又
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
此一句今誤爲注蓋班志據載籍錄之仍爲大野其實已轉爲

都與鉅已重讀則都輕讀則鉅

班志東郡濮陽縣注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水

經注引作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縣南入鉅野

呂氏春秋貴公篇云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案此無偏無頗頗字之僅存者

尚書大誥釋文誥本亦作冓汗簡亦有此冓字从冫案此卽說文誥字古文之誤其字今本作𠄎於文从言从𠄎言部別有𠄎字言微親𠄎也从言察省聲此誥字古文蓋从𠄎从𠄎今本誤𠄎作𠄎遂與𠄎同釋文誥字一

經遺說

三

本作冓卽是誥字古文依說文當作冓誤言作告遂作冓汗簡又誤𠄎作𠄎遂作冓

詩蔽芾甘棠芾字從市

釋也

無義案說文蔽蔽小艸也無

芾字別有市字艸木盛市然讀若輩與芾輕重音然

則芾當卽市字後人書市若市又加艸也漢張遷碑作

弊沛公羊注艸棘曰沛風俗通山澤篇沛者艸木之蔽

茂說文泚水市聲若以艸木爲義尤當从市不从市矣

又說文索字下杜林說市亦朱市字是市亦通作市故

後人市市不辨

漢書谷永傳閭妻扇驕日以不臧師古引魯詩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曰爲之食爲不善也今案鄭氏箋詩蓋本此詩疏引中候摛雜謀曰剡者配姬以放賢謂剡爲其姓剡閭一聲之轉也克劬謹案今詩作豔妻蓋同一轉聲

呂氏春秋知分篇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畢氏校云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據此則凱與豈同延施音轉通也又高注詩大雅旱麓之篇畢校云

經遺說

三

李瀚本作干麓干旱亦音之轉

詩雲漢篇耗斲下土王云惡也禮王制視年之豐耗釋文呼報反漢書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無有毛米在者也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羣經音辨引書王耗荒云鄭康成讀耗孫淵如引案此耗與耗未審

於說文當何字攷漢書刑法志云穆王眊荒是說文眊字本義音辨耗荒與周禮大司寇注引王耄荒釋文本作旄與禮記射義旄期孟子旄倪皆當是眊字惟耗字未審是何字禾部耗字注云稻屬無虛耗意而孟康云

無有毛米在者也然則其字本從禾孟氏解耗字與說
文同爲稻米毛米當卽是秣米師古解耗爲無卽虛耗
字於說文當卽眊字轉義詩王氏訓耗爲惡又從虛耗
意轉生此訓又案說文尸部履減也一曰耗也疑卽耗
之誤

周頌其耕澤澤箋云耕之則澤澤然解散禮記內則欲
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疏云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
煎之以醢也據詩箋則澤義通釋據禮疏則釋義通澤
是兩字互用也封禪書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

經遺說

三

字作澤

克劬謹案夏小正農
及雪釋字亦作澤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國語請隧焉賈侍
中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周禮冢人及窆以度爲
丘隧鄭注云隧墓道也是春秋時墓道皆曰隧至漢則
爲羨史記其伯人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
又音以戰反羨卽隧之轉也音延者義又同埏文選潘
安仁楊仲武誅云埏隧旣開注引聲類魏李登撰埏墓隧也
據此則春秋時謂之隧秦漢時謂之羨魏晉以後謂之
埏皆聲轉也延又從埏省

又案周禮賈疏云隧道則上有負土羨道上無負土對則異散則通此說未審何本潘安仁哀永逝文云棺冥冥兮挺窈窈挺卽羨也似亦有負土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友人戴桐孫云呂氏春秋進胙者作動作者進猶動也余案呂氏春秋慎行論有此文集韻作古作胙是作胙本一字詩大雅侯作候祝毛傳云作祝詛也然則進胙謂進詛辭於鬼神諸子所引義不盡同也

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注云易謂臣禮于謂君禮疏云

經遺說

三

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案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義與此合于迂蓋通

玉藻弁行剡剡起屨鄭注此疾趨也左傳定公三年莊

公邾卞急而好潔杜注卞躁急也與疾趨義近說文無

卞字卞卽弁形之訛

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爲軒依此則致與輕通也

周禮內司服注素沙今之白縛也釋文劉音絹聲類以

爲今作絹字儀禮聘禮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釋文
劉音須當是絹字之誤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案說文絹繪如麥
稍唐韻吉掾切縛白鮮色也持沈切依聲類則縛與絹
通據說文穀字解云細縛也正是紗類與絹非一字李
音殆不足據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正義引顏氏家訓
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
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本通
字誤爲宓較可明矣處字从宍音呼宓从宍音綿下俱

經遺說

二五

爲必世傳寫誤也據此則宓之正字當爲處與伏通
論語有荷蕢音注云荷去聲案釋文荷胡我反本又作
何音同又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杜注荷擔也釋
文荷本亦作何河可反又音河又廣韻胡可反據此則
集注去聲蓋上聲之誤

孟子汎濫於中國汎濫二字經無所見爾雅濫泉正出
正出涌出也汎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二字當本此汎卽

汎字之譌

爾雅釋艸其莖茄正義引詩疏稱樊光注爾雅引詩有

蒲與荷作有蒲與茄今案楊雄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
兮師古曰茄古荷字見張輯古今字譜

尚書皋陶漢熹平石經作咎繇史漢古書皆同唐韻師
古李賢李善所引皆如是毛詩魯頌作皋繇繇與陶本

同聲也克劬謹案皋亦咎之本音故磬鼓字从咎音皋

詩釋文於宗室牖下下字遠送於野野字惠然肯來來
字並云協韻音某字於遠送於南南字下又云古人韻
緩不煩改字於左氏傳有酒如淮下亦如此云竊謂古
詩通用之字必古有此音非由協韻亦非韻緩也如邶

經遺說

風凱風篇陳風株林篇魯頌闕宮篇南皆與心爲韻小
雅鼓鐘篇大雅卷阿篇南皆與音爲韻絕無與潭函等
字爲韻者可知南字本音乃林反後乃轉爲那含反又
如衛風葛生篇野與楚爲韻小雅鴻雁篇野與羽爲韻
鶴鳴篇野與渚爲韻大雅文王篇野與女爲韻邶風凱
風篇下與苦爲韻唐風采芣篇下與與爲韻陳風宛丘
篇下與羽爲韻大雅鳧鷖篇下與脯爲韻三百篇中此
二字最多絕無與夏假等字爲韻者他如馬字家字亦
然可知下本音侯古反後乃轉爲胡雅反野本音羊矩

反後乃轉爲羊者反馬本音莫補反後乃轉爲莫雅反
家本音攻乎反後乃轉爲古牙反又如王風君子于役
篇鄭風青衿篇來與思爲韻小雅頍弁篇來與時爲韻
絕無與回臺等字爲韻者可知來字本音力脂反後乃
轉爲落哀反又如淮字說文从水佳聲是古音本與坻
爲韻後乃轉爲呼淮反蓋古音與秦漢異秦漢以來之
音與魏晉以後又異此其一端也後人或以古韻中或
一二字或三五字與今韻不同遂謂某部與某部通似
不足信

啻字在皆韻案周南葛覃與萋飛協鄭風風雨與淒協
小雅鼓鐘與潛悲回協大雅卷阿與萋協烝民與駮潛
協萋淒悲飛皆微齊韻古未分部本一協也潛字無他
證以啻字推之則古音本與微齊協不與佳協也又案
階亦讀作潛大雅瞻卬與鴟協階字小雅杜杜與近邇
協魚麗與旨協亦微齊韻也

四聲未立以前平仄各隨所用有一字兼數音者無庸
協貽我彤管貽字自有去聲釋文貽下句協韻亦音以
志反亦誤

